

“偶玩”书画联展作者之三：

■侯山河

手与眼是绘画中最基本的人门问题。先学手好，还是先学眼好，习画以来是我思索着的问题。拿中国画来说，练手，即先学临摹，比对着摹本去学习、摹仿。练眼，则对物描形，开始写生了。临摹跟写生之间的关系，关乎绘画学习中先后次序的方法问题，临摹所面对的是一堆二手渠道来的死的东西，而写生所面对的是活物。王冕池边画荷的故事，其实就是对物写生。他哪有什么老师什么摹本呢？都没有，只有大自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岩画与一些汉墓砖画，虽只是组抽象符号，在像与不像之间，却童稚可人，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化瑰宝。古人作画面对实物，也都是从写生开始的，大都目摄于自然，而发之于心。即师发自然，哪有临摹之说呢？

学眼，是观察的一种方法，在实践训练中，写生成为了学画的第二要素。临摹的要旨是师古人之心，而不是摹古人之迹。而写生，不仅要观物之形，观物之变，更强调于观物之生，关注自然物的生命精神与自我精神的传达。把眼中的物象如何转化成心中的意象，最后呈现到画作中去。只有这样，写生的最高目的也就达到了。

自有了芥子园，有了近代的马驹，画谱来了，绘画教学的程式从此受到了改变，先临摹，而后写生。这种教理次序的倒置，窃以为并非学画唯一的最佳途径。躲避人性之本真，有违先人之初心，艺术的鲜活被临本

“偶玩”书画联展作者之四：

■东君

我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但我骨子里真的很喜欢古人留给我们的那些可以在无聊时自遣的手艺。一直以为，中国人的血管里流的不仅仅是血，还有水墨。对水墨写成的东西我们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喜欢书法这门手艺大约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我正儿八经练书法是在鲁院进修时期。那时候有几位同学写上了瘾，一天都要练好几个小时。初学书者，总有一阵子狂兴的。一天之中，茶余饭后，突然想写字，就跟内急一样，急不择纸，抓来就抹。这么说，或许显得有点粗俗。我与他们相比，实在算不得用功。从练字那天开始，我就没有打算走书家这条路子。因为我知道，这活儿练到快要把自己长时间泡在墨水里不可。前些辈常常对我说，练书法固然少不了灵性，但更需要一种老牛耕地的笨功夫。写字就跟张岱说的弹琴一样，初学入手，怕不熟；及至熟了，又怕不能生。书法最难处就在于：不稳的时候求稳，稳了又求不稳。总之一句话，难弄。

西方学者把中国书法称为“墨戏”，

“偶玩”书画联展作者之五：

■林晓哲

1984年，我五岁，刚入住新家（现已重建），常常在墙上或地上胡乱涂抹。那些奇形怪状的图案一直印在脑海中。这是最初的“创作”，未料也是仅有的创作。此后我就沉溺于临摹，师承多为《读者》之类的杂志上拜读过他的八卦故事。大学时我临潘天寿和任伯年，期间曾有一幅小画被好友拿去参赛但被退回，原因是主办方认定不是学生作品。2002年，我已在一个小镇工作。有几个月，我临一幅冯大中的工笔巨虎，六尺全开，光皮毛就描了数万笔，入细入微至极。说真的，我被自己震撼到了，迫不及待地为它铺设背景。但此时，出现了差池。我是在生宣上画工笔，蓝色背景色侵染了巨虎的白毛。一幅精致的工笔不再精致。我没有画完它，而是从此不再画画。

一始一终，都与老虎有关。尽管我对老虎并无特殊感情。

多年后，我重新看到巨虎。它一直呆在我二姐家里。我原以为它已灰飞烟灭，重逢未免有些伤感。我在幼年时常常幻想自己成为画家。后来又常常吹嘘说，我从未见天赋如我者。再后来，我就不好意思说自己会画画了。最近几年，我临过几幅，八大、林风眠和吴冠中的，那是因为家里需要装饰，而印刷品品味太低，购买心仪的真迹又力不能及。于是，只好自己动笔。我大姐、二姐和哥哥的新家，也用我的画。他们都催了好多次。

我只会临摹，不会创作。连松子也嘲笑我，逢人便说：

我爸爸的画都是抄的，我是自己画的。

让人哭笑不得。

我对妻说，我已经没有画画的感觉，现在画画简直是受苦。

二

当我重新提笔，我该画些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很自然地先去规避技艺，连题款的书法趣味也要避开。重要的是，发见生活的趣味。起初想学马叙。马叙我熟悉，他有老头子“一撮毛”，我有俩孩子，而且给

学画四要与反弹琵琶

剥夺了，生趣没了，想象的空间受到局限，创造力自然削弱，没了。写生是鲜活的，开放的，自由的，无拘束，而临摹则需墨守成规，要尺度，要规则，要照着葫芦画瓢，这规矩你必须守，对于先入为主的同时意味着一种思维的隐形桎梏。受到束缚的思维模式其艺术动力相当薄弱，大都拘泥于笔，有失灵动，缺乏精神，对初学的未必是件好事。毕竟是半路出家，我因此经常自省自己，先后后写的教程不一定适合于我。通过对大自然对社会的观察与积累，实践中我是先写生，然后重返回来，再去临临古人的、大师的作品，你会从中体味得到别样的奥妙。

有了基本功夫，第三要素，讲脑。讲脑就是比想法，一个画家，要看你有没有想法，是怎么去想的？师父教给你的箩筐是这么做的，你也就这么做，你编织得最好，只是传承，但没有发展。没发展就没有创新。创新是要你在这只箩筐上多添两只耳朵，把把手或系绳的环，让它实用又美观，这起码在师傅的基础上有所改良，也算是一点进步；假如你要颠覆你师傅的，改变原有器具的形制、经纬纹理密度编排，实用基础上编织出你心中生动活泼的花鸟鱼虫或美人物来，给大众一种愉悦的美，让美在实用之外衍生，艺术来啦，那是你的创造，有脑，有思想了，想别人所不曾想过的，你干了，并干得很漂亮。这需要创作。学画一样，手，眼、脑三大要素备齐了，画事到此，理该成了，总以为可以到此为止。

砚边点滴

我以为，这个词更接近书法艺术的本质，它隐含着笔墨之间的游戏精神。中国古代的文人通常以一种风雅而又谦逊的口吻把自己的诗、书、画创作称为“游戏笔墨”。在他们看来，三者是相通的：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同理，一幅画中可以有篆籀笔法，有隶书笔法，画梅画兰也可以称之为“写”；而书法的线条就跟绘画一样，讲究形体、布局、气韵，说到底，书法本身就是一幅抽象画。西方学者（包括本雅明）看了中国画之后不得不惊叹：在中国古代，诗人、画家与书法家是“三位一体”的。这种诗、书、画传统在今日的文人中已日渐式微，诗人与书法家、画家各干各的营生。一位诗人如果偶尔画点花鸟之类，也很容易被人视为“不务正业”；玩旧式文人的情调。我发现，我身边有不少文友闲时都会练练书法。除了诗人荆蒯、黄崇森、简人，小说家王手也写得一手好字。王手曾寄我一幅小楷，落款处写着：王手偶玩。这四个字很有意味。我们写字，的确是偶尔玩玩，玩得好的，就跟书法家们玩到一块；玩不好的，就跟自己玩。有时候，人是需要一点娱乐自己的精神。我常常喜欢一个人坐在妻子的书画学馆里，像一个埋

画画小记

他们拍照无数，素材极多。落笔才知，达到那种漫画的趣味很难。也琢磨过刘二刚和老树。多年来的写实功底现在成了掣肘，时间紧迫，又马上调转方向。这时，看到了李知弥。一位上海的年轻画家，比我年长一岁。

李知弥画静物。他的静物，都是生活中的寻常所见，好像生活中无一物不可入画。插座、遥控、地漏、厕纸，米饭、皮蛋、茶叶、瓜子，诸如此类，都画过。当然更多的是花卉蔬菜瓜果。题材像是白石老人的极致版，色彩有西画的底子，似乎还可从中看到梵高的余韵。

我想我可以应着李知弥的画风，画一点自己的生活。

于是动笔。一个多月时间，画了二十余幅。

主题，多来自旅途、散步、闲谈、家居，也少不了古今诗句。比如，“诗于言”，是对北京孔庙松柏和树瘤的刻画；“云来无心来，云去无心去”，是远叔祖林大椿写过的类似诗句（但我未在他的集子里找到原诗）；“独酌无相亲”，来自与鲁院同学的闲谈，他哀叹说鲁院归来后只能独饮；“清和”，座椅上撑伞的情侣，转化自清和公园里的妻和小晒；“小小的家”，参照家里的牙刷牙膏；“哥俩好”，是松子和小晒的水杯；“执子之手”，则是我前妻的两件衣服……一日，妻在我面前读《米沃什诗选》，读到一句：“我以沉默对你说话，像一片云，或一棵树”，我心中一亮：从现代诗中寻找灵感，想必会有现代意味。不过，之所以对云和树来画，实不相瞒，是因为画云，只要打圈圈，树呢，只要刷线条。

来，就是创作。我五十学画，当时已年过半百，是不同于弱冠十五的。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为微澜之间，心之为动，心动而日有所思，夜有所慕，五十年人生的行迹与心路历程，已足够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于是浓妆淡抹，任意涂鸦，几乎没讲规则，只有随性。赵孟頫说：“久知图画非儿戏，到处云山是我师。”回忆学画初始，邯郸学步过，也东施效颦过，曾不耻在微信圈招摇过市。也曾虚怀若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走上了一条蹒跚的从艺之路，先用心，再用脑，其次用眼，再次用手，回顾作画历程，发现学习的次序原来是倒着走的：心—脑—眼—手。我的本末倒置，真可谓是反弹琵琶。反弹琵琶是一幅非常著名的敦煌壁画，也是一个成语，常被人们用来比喻突破常规的思维和行为，从反面去看问题。正因为没有专业院校的训练，不懂训练，不知艺术的教条。无知者故而无畏。没有框框的天地是辽阔的，倒是强健了艺术翱翔的翅膀。文艺网红意公子潇涵最近有句经典语录：外行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心有波澜，是因为曾经沧海。故一涂一抹，点点滴滴，皆笔含晨霜晚露，溪谷渊源。吴冠中说笔墨为零，实不为过。大师之眼，都是有台阶的，那就是“艺术之心”已经生成。笔墨为零，虚设之词，实乃笔墨为末，艺术的最后才跟你讨论笔墨问题，甚至不值一谈，不就等于零么？那是高冈之上，看风过草偃的一种超然境界。

四

书法向来重“法”，正如小说看重怎么“说”，毫无疑问，这都是技术活。就众多书法从业者来说，他们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并不逊色于古人，但我看来去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不错，少的就是字里面的神采。少了这一点，字写得漂亮也不过是漂亮而已。我跟一些书家聊天，他们谈的更多的是技法问题。“技”关乎形质，“道”关乎神采；“技”有一定之规，道却是无章可循的。难就难在这里。一枝笔在他们手中运转自如，这是“技”；转到更深一层的方，就能与“道”相通。由此可知，笔是与书写者的手相连的，而手是与书写者的心相连的。

“吾道一以贯之”对书写者来说就是“技”与“道”从手到心的贯穿。一个人的技法到家了，如果没有以文托底，终究行之不远；进一步说，技法与学问备赅一身，如果心性粘滞，也属枉然。握笔的手固然会受制于毛笔的物性，但这只手只要与活泛的心性相通，书写者即可摆脱这种物性，进而可以顺应其物性，使书写变成一种技进乎道的一个过程，这是技法、学问、心性的高度合一。这一点，很多书家都明白，但要做到，非倾尽一生心力不可。

有时，一日可画两三幅；有时，一连几日弄不出一幅来；有时，一画到深夜，清和公园的那片草地，便一直画到凌晨三点。

我画中无人，却希冀处处见人，见性，见情。独守书房，看自己的画，一看良久，仿佛真见到人，见到性，也见到情。

于是，对画画的热情，又回来了。

三

突然想到，今年是虎年。

其实重新提笔，也源于虎：当年那一头巨虎失而复得，我在朋友圈里晒过。正是对这一巨虎留有印象，几位师友办书画展，才会拉上我一起玩。师友将展览定名“偶玩”，我心想，这些年，我其实只是“神玩”。

但不管状况如何，日后定会再画下去。

于是，买了套白石老人的工虫集。又买了梵高和莫奈的油画集。为什么不买古人的？古人或精雅或俊逸或孤绝，大概依然只能神玩，而不能轻易把玩。

建秋帮我刻了两枚小章，两个“蛰”，也要用起来。

东君向我推荐日本画家草间弥生：草间弥生热衷于“点”，何不把木纹路发物光大？我倒想尝试网线状结构的人与物图案——我们不正都是自坠于社会编织的各种网中吗？

等展事一了，倒是要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我该怎么把画画下去。

但老虎似乎再不能轻易去碰，以免有终。

《温州大典》编纂工作座谈会在乐召开

■乐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侯人玮

延续历史文脉，凸显瓯越文化品牌。5月19日上午，《温州大典》编纂工作座谈会乐清专场在乐清市图书馆五楼会议室召开，乐清将参与《温州大典》编纂工作，整理历代文献总目，助力实施文化传世工程。

座谈会对《温州大典》的编纂工作做了统筹规划。随后由《温州大典》专班编纂业务负责人向大家介绍相关情况，现场进行交流讨论。“《温州大典》将全面梳理温州文脉资源，系统开发乐清文献典籍，深度挖掘乐清本土文化内涵和当代价值，集成研究‘温州学’，打造新时代文化温州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专班负责人做了总结发言。

《温州大典》作为大型文献整理工程，系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省市共建项目，是新时代文化温州建设三年百大文化项目的重要内容。研究编纂工程从2021年正式启动，初步计划历时十年左右时间，以整理与研究并举的形式，面向全球，对温州历史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形成新编地方文献丛书的典范之作。为系统反映温州学术脉络和社会发展脉络，《温州大典》拟分“古代典籍卷”“民国文献卷”“文物图录卷”“民间文献卷”“人物传记卷”“普及读本卷”和“研究专著卷”七个门类。

省城专家文博讲堂话砚史



文房四宝鉴赏现场。郑剑佩 摄

■乐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徐琴微

昨日下午，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之一的文博讲堂——“千姿百砚话砚史”活动在乐清市博物馆三楼报告厅举行，主讲嘉宾浙江省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钟凤文娓娓道来，让大家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对从先秦时期到清代跨越两千多年的砚史，对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当天的文房四宝鉴赏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市民。

4月26日—7月31日，由乐清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乐清市文化遗产中心承办，杭州古越会馆协办的“百砚千姿——杭州古越会馆藏古砚特展”在乐清博物馆一楼展厅举行，现场展出150多方古砚台（以宋砚居多）。百砚千姿，让人大开眼界，同时感受到砚台文化的博大精深。

观展后，有很多市民和学生对砚史和砚台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让大家对古砚有更加深入地了解，市文化遗产中心特意邀请文博专家钟凤文来乐清开展“千姿百砚话砚史”专题讲座。钟凤文是浙江省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文物出境鉴定责任鉴定员，著有《江山陶瓷》（青花部分）《御瓷遗珍》《百砚千姿》《青韵》等。学术专著《哥哥洞窑与哥窑现象》破解哥窑问题。

“先秦时期是砚台的肇始期，秦汉六朝是嬗变期，隋唐五代是发展期，辽宋金进入繁荣期，经历元的低迷期后，明清迎来鼎盛期。”据钟凤文介绍，秦汉产生了秦篆汉隶，这些文字都写在竹木简上，因此墨汁的用量不大，砚面都是平整的。隋唐时期，书家辈出，砚形呈现砚面储墨量增大的变化。宋代重用文人治国，提倡读书，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得到了空前未有之繁荣。

此外，钟凤文还对隋唐的四大名砚和宋代的四大名砚作了对比，对寿山石对砚、祁阳石三叠砚、红丝砚、藤村石砚等和越窑青瓷砚、景德镇青白瓷砚、紫绿端州石砚、水晶砚等各种石材和不同质地的砚台作了品鉴，还对箕形砚、凤字砚、太师砚（抄手砚）和鼎砚（圆砚）、仿生砚等不同形式的砚台出现的年代和特点等进行了系统介绍。

“百砚千姿——杭州古越会馆藏古砚特展”展出的150多方古砚台由乐清籍的收藏玩家方肖鸣收藏。方肖鸣特地提前从杭州赶来，昨天也出现在活动现场。在当天的文房四宝鉴赏环节，他还给乐清市民带来了难得一见的两方古墨近距离品鉴，其中一方清代犁型墨造型独特，让人爱不释手。听说来参观古砚展的学生族比较多，他还特意带了一方被磨穿的古砚放在现场，以激发学子们用功学习。

听说省城的专家过来，市民董有发带来了珍藏的两方砚台，这是他十多年前在山东曲阜开会时淘过来的。钟凤文和方肖鸣看过双方双面砚后认定是明代的古砚，古朴实用。而另一方刻有荷花的砚台则很明显是现代的。喜欢收藏的沈茗若掏出从安徽淘来的一方略显红色的砚台，两名专家仔细端详后认定是清代端砚。

据市文化遗产中心主任刘剑介绍，文博讲堂·千姿百砚话砚史暨文房四宝鉴赏活动也是“博物馆的奇妙一天”等紧扣未成年人精神富有主题推出的“十个一”系列主题活动之一，依托国际博物馆日等时间节点，将文化艺术深植于青少年心中。今后该中心还将进行乐清智慧文遗数字化改造，建设博物馆云展览、云点阅、云讲座数字化平台，实现文艺资源全线覆盖，推进新型文旅空间打造，推出“乐清记忆”系列历史文化产品等，促进未成年人精神富有。